

## 乡愁缕缕

■苏辛

我们村的田地分布在北、东、南三个方向，平时也就称呼为北地、东地、南地。北地在村庄的正北方，水利工程修建得最完备，土质也最好，基本都用来种小麦，其中又有一小块地，分给各家做菜园。东地已经出了村，在村级公路的南侧，其实土质也不错，原先也是种小麦。后来人口增多，渐渐都盖成了房子。南地位于村庄东南，在山上，因为稍微干旱一些，多用于种红薯和玉米。

多年前，村人除种植小麦、玉米、红薯外，还种过其他一些作物：早稻、高粱、油菜、棉花、芝麻、大豆……这些都是非常普通的植物，长在田野里，却有着不那么普通的美。

春天油菜花开了，从田边起，就翻滚着黄灿灿的花潮。油菜花的黄跟麦浪的黄不一样，它特别明亮、特别轻盈，像一朵巨大的亮黄色的云不知为何停在了地上，又可以随时飞走。油菜花的后面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返青麦田。喝

饱了春水的麦苗墨绿，风吹来时顺滑地起伏波动，为油菜花隆重的香气让路。粉白的菜粉蝶飞得并不太伶俐，只是娉娉婷婷、不慌不忙地在黄色的花海中起起落落。另一种常见的灰色蝴蝶比菜粉蝶小一半，翅膀上一层隐约的蓝光闪闪烁烁，它比菜粉蝶机灵得多，几乎抓不住。相较而言，菜粉蝶像是蝴蝶中的闺秀，而它是俏皮的红娘了。

我们从田间走过，随手折一枝油菜花，大人看见了会随口训斥两句，但也并不当真。第二天洗干净一个墨水瓶灌上清水，带一枝春天上学去。

油菜花凋谢、结荚、成熟、收获，麦苗则飞快地长起来。麦子的花微小，麦穗上像是挂了一粒粒黄白粉屑。拔高了的麦苗不再嫩绿，而是青白色。麦穗结构复杂，光影也因此细碎。麦子成熟时，田野一片焦黄泛着白光，风过过半干燥的麦秆微微摩擦，发出轻微的金属之声。

夏日，蝉隐于高树之上长嘶。从树下走

过，偶尔会有小水滴落在脸上，那是淋上了蝉尿。不知名的虫子坠着一条晶亮细丝在半空悠荡，不知何时虫子不见了，唯剩丝线随着空气颤荡。初生泡桐树干仅有小指粗，叶子却有蒲扇那么大，孩子掰下一片挡在头顶做伞，满头都是清苦的植物气，很快厌了，随手扔在路边。

红薯在夏天长得飞快。藤子抓住湿润的土地，生出洁白微红的不定根。有的还开出一朵淡白的小花来，娇柔无限。然而这蓬勃的生命力是异端。孩子们持一根短竹棍，把红薯藤统一向左挑去，扯断不定根；过几天，再统一挑到右边。

坐在南地树荫下远望，看见水汽从大地之中蒸腾而出，透明气流搅乱空气，景物发生细微的扭曲。南地水渠里的水被晒了半天，男孩们都跳下去洗澡。女生们只能看看而已。

北地九队某一家，有一处小小的水塘，种了荷花，粉色的、白色的，一朵朵。不敢去要，某日看见堂姐用玻璃瓶养了一枝花苞，是

那家跟她年龄相当的女孩送的。

水渠里游动着成群群的蝌蚪，比鱼好捉。傍晚时蜻蜓成群，忽聚忽散，如机群悬浮于人头之上。蝙蝠飞得很高，燕子飞得很低。

秋来玉米成熟，被砍倒的玉米秆暂时摊在地里。翻动一下，会蹦出许多黑蚱蚱。我家的黄狗跟着，一口一个吞了十几只。我和弟弟用狗尾巴草穿了两串蚱蚱带回家去喂鸡，顺便再扔给狗一只，它却不吃了。

去东地收红薯，结束时已是傍晚。我从路边揪了一丛黄色的野菊花，摇摇摆摆往回走，一只黄蝴蝶悄悄落到花上。我屏住呼吸，不信自己能抓住它，然而左手轻轻笼上去，再张开一道缝——它就在我手心。

冬天的田野并不十分萧瑟。树木们固然都脱尽了叶子，麦苗却还青着。偶下一场雪，遍野洁白，安静极了。这个时候，你下地去走走，用脚随便踢开树根下的积雪，就会发现荠菜已经准备好了三四片嫩绿。

下一个轮回，就在这里，等待着展开。

## 岁月凝香

## 最后一朵黄月季

■雨茵

河畔一隅的棕榈树下，种有三五株月季。花色有金黄的、粉红的、黄中带粉的，从每年五月开始嫣然绽放，在暖阳和萧萧的寒风里一路轰轰烈烈地开过去，花色娇媚可人。

冬日，我偶然步至坡上，见那些月季已然残败，叶落殆尽，只有些零星四散的花托伫立枝头，仿佛在证明曾有一朵朵美丽的花来过。满目萧瑟中，一个如玻璃弹珠般大小的黄色蓓蕾在枝头踟蹰不去。天气寒冷，这朵错过温暖时节开放的花也许等不到盛开了，它纵有柔若凝脂的花瓣和芬芳袭人的花香，恐怕也只有一层层地紧紧包裹在一起了——如若展开，又怎耐风寒？

时光如流，在人们对旧时光的百感交集中，新的一年翩然来临。

元旦节这天，我走上山坡放眼一看，那几株月季枝影横斜的憔悴映入眼帘：所剩无几的叶子稀稀拉拉，几乎光秃秃的枝条仍不屈地直指苍天。有些开过的花，已由从前的明媚鲜艳风干成黑色皱褶的一团瑟缩在枝上——不知是不忍看花落而枝条的形单影只，还是因为难舍故枝，所以一再羁留，直至花容失色，也仍仍滞留不去。我走近一看，枝叶一角，曾经的黄色蓓蕾竟然开放了！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朵，但它终于没有将美丽与馨香深深掩藏，在清冷中毅然绽放。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凛冽寒风中，娇小的花朵骄傲地仰首向天，在北风中起舞舞弄清影。

这朵黄月季，是这几株月季枝上的最后一朵，却是新年里我看到的第一朵盛开的花。我没想到它还会开放。我以为，那朵花苞会一直缩成一团地待在枝上——因为不曾开放，既不甘心离枝而去，却又难敌寒凉，就只有无奈地“抱香枝上老”了。但它在数九寒天中，在新年的第一天，终于迎风怒放。

这最后一朵月季，是温暖阳光的金黄，像一个小小小的没有光芒的太阳，照耀着周围的枯枝败叶，与五月初次开放的第一朵同样令人欣喜。只不过，五月的第一朵告诉人们：此花开后，其他月季花将会陆续开放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，将是一番番赏之不尽的美丽。这朵月季在这个严冬独占鳌头，以其稀有而更显珍贵，它在寒风中摇曳生姿地无声宣告：作为一朵花，自己不曾辜负光阴，也不曾辜负生命，草木对生命的认真与执着，真让人动容。

## 二

北风中，那最后一朵黄月季在中午难得的暖阳中开得正好。不远处，清脆悦耳的石琴声宛转悠扬。两鬓斑白的老吴正低着头，手拿一把细长木杆、顶端嵌有乒乓球般大小的石锤，锤起锤落，乐音袅袅。他已敲击石琴半月有余，即使天气日渐寒冷，仍打开琴盒，全神贯注地演奏。因为琴音如环珮叮当，也因为石琴难得一见，便常有路人驻足凝视。

这个处于人生暮年的老人喜欢音乐，曾拜师学艺但因年纪大被拒而开始自学。以前他卖鸟卖猫狗，闲暇时便静坐学琴，店面拆迁后，他仍在附近商家门口端坐抚琴，每日乐声不断。近年来，他自学了拉手风琴、弹电子琴、弹电吉他、吹口琴，最近又新买了石琴在日日练习。半月前，我路过时，他刚在试奏石琴，琴音虽清亮却断断续续不成调。如今，新的一年来临了，老吴也能在石琴上手击打出一首首如《东方红》《兰花草》这类简单的乐曲了。

老吴说：“即使有人砍了我一只胳膊，我还有另一只，也仍会弹下去。”老吴还说，他救助了一个衣食无着的新疆人，帮他开了家饭馆，生意还可以。老吴又说，刚才他又给桥下的聋哑流浪汉买了几个饼——“人活着总要干点啥，也要多做点善事……”

正午的阳光下，那朵小小的黄月季热烈地开着，明艳着余生，也照亮了周遭的萧条；如那朵黄月季一样的老吴，也尽力让余生如花盛放，温暖身边的人。

## 挚爱亲情

## 心愿

■如雪

坐上地铁，一个背包的小个子男人挤在我前面坐下了。他把已经看不出是黑色还是灰色的背包放到脚下，很刻意地往前倾着身子，两只手交叉着伸在前面，避免接触别人。

“这个，是开往机场的地铁吧？”他试探着问身边的人。听到别人肯定的回答后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没坐过地铁，这是头一回。”

“跟着我走，我也去机场。”一位拉着扶手低头玩手机的小伙子抬起头说：“坐飞机去哪里啊？”

“回家，家是重庆的，我今年五十了，还是头回坐飞机。孩子说让我坐飞机回来，享受享受。”

“是你儿子给你订的机票？”

“是哩！我是打工的，没文化，也不会买。”他扭头和拉扶手的小伙子说着话。

“拿了工资回家干啥？”一位女乘客问。

“攒钱让孩子上大学，好好学文化，建设国家。我们这辈人不错了，他们这一辈都要有文化……”

我忽然想到了油画家罗中立的《父亲》。面前的这个人，除了脸上的皱纹没有油画上父亲的皱纹多以外，肤色与油画上父亲一样黝黑。

儿子的心愿是帮父亲订机票，让父亲坐上飞机回家；父亲的心愿是攒钱供儿子上学，让儿子有了文化可以更好地建设国家。这样的父子，在中国，有很多。明年，我也要给父亲订一张机票，满足父亲坐飞机出游的心愿。

## 往事难忘

■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

我上小学三年级时，村小学要求上早晚自习。村里孩子会三两成群结伴回家，到家时也就晚上八点多，且各家各户都还亮着灯，我从没在上晚自习回家的路上感到害怕。

可早自习就不一样，尤其是冬天的早晨，村子里又冷又黑。我们五点半就要起床，六点多赶到村小学，这样才不会迟到。那时候，从家到村小学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是大柏油马路，路两边居住的人很多，但距离远；另一条需要穿过巷子的一条小道，路很窄也很偏僻，可到学校距离会缩短一半。虽然胆子很小，但有时在快要迟到的情况下，我还是选择穿过巷子去学校。一次冬季要上早自习，我一觉醒来，扫了一眼

## 岁月深处的温暖

挂在堂屋里的钟表，发现马上就要迟到，我匆匆穿上衣服飞奔着朝学校赶去，为省时间，选择了走路程很短的巷子。

巷子黑漆漆、静悄悄的，虽然手里有个小手电筒发着光，但心仍如上了岸的鱼一样跳个不停，总感觉身后有人跟着。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小巷坑坑洼洼的土路，我不顾一切向前跑着。不经意间，前面出现了很亮的灯光，原来是巷子里的一户人家亮起了灯。

借着灯光，我一点都不害怕了，顺利到达学校，总算没迟到。再以后好多次，我又选择走巷子去学校早读。每次忐忑不安地走到巷子深处时，都会惊喜地发现那户人家的灯亮着，我的心也一下子踏实很多。对那户亮着灯的人家，我充满感激，那一抹亮起的

灯光给我增添了勇气与胆量。

多年后的一天，在外地求学的我回到老家，小侄女也要上幼儿园了，幼儿园就挨着村小学。我心血来潮要去幼儿园接小侄女，走的还是需要穿过巷子的那条近路。因为巷子不靠大路，交通不便，所以这些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，只是感觉更窄更短了。当我走到小巷里那户再熟悉不过的人家门前时，心里莫名升腾起一股暖意，禁不住抬起手叩门，一扇在记忆中存在了很多年的门，经过流年风霜的洗礼，还在。

门开了，一位穿着朴素、面容和善的老大爷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打开门，一股暖流瞬间流遍我全身。走近他，我要告诉他那些有关灯光的温暖故事……

## 往事难忘

## 诗风词韵

## 咏梅

■宋宗桃

冰雪凌寒冬，  
百花皆凋零。  
四野白茫茫，  
唯有梅花红。



国画 红梅出悬崖 林英作

## 暖窗（外一首）

■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

一夜北风紧  
老城墙下的塘里，结满了冰  
大地紧闭了这亮晶晶的门户  
关上了厚厚的玻璃窗  
水里的鱼儿，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 
躲在家里的露台上  
阳光安安静静地倾泻而下  
大风却窜屋越脊  
在枯枝上摇摇晃晃地轰扑下来  
撞到了玻璃后，摇了几下窗框  
气急败坏地转身而去  
我浸在暖阳里，轻暖一口普洱  
在键盘上敲一行春天  
你轻轻甩甩尾巴，吐了几个泡泡  
太阳照耀你，游进时光的另一个轮回

## 举杯邀暖阳

虽不太懂茶道那一套细致的程序  
但我也有一只透明的茶壶  
几只精致的青瓷小杯子  
有朋友时，多摆几只  
独酌时，就摆一只  
除了自己，一小口一小口地文雅  
更重要的是今天  
湛蓝的天空中  
灿烂的阳光应邀而至  
飘然穿过玻璃，落在椅上  
桌上，一盏，一影  
像三个不擅饮酒的老友  
就安静地与我，对坐在尘世  
窗外寒风呼啸  
窗内，我们举杯对酌

## 往事难忘

## 心灵感悟

■王海涛

人生如四季，转眼我的季节也到了秋天，总会感叹时光匆匆岁月无情。

到了人生秋天的我，尽管心理上的温度依旧停留在夏天，可年龄的画板上已经涂满了秋天的色彩。青年时期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英雄气概和“仗剑走天涯”的侠客豪情，经过许多年后，已如生活和时间的一碗凉水倒进开水中般沉寂下来。

处于人生春天时的自己，犹如一只刚学会飞翔的雏鹰，俯视世界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总认为天空不算高、海洋不够宽，即使是一块砖头，似乎都长有翅膀，只要刮起一

## 人生的秋天

阵微风，它也能在苍穹下翱翔；即使是一块石头，只要有阳光雨露，它也能生根发芽，开出灿烂的花朵。

人生夏季的浮躁和轻狂，也能滋生狂妄的自信。从不设防的我，虽经受了生活的打击和挫折，但依旧坚信这世间的美好洁净多于丑恶肮脏。正如夏天的树叶，虽然繁茂翠绿，但也会有一些树叶枯萎发黄。

在人生的长河里，每一圈涟漪都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。从部队复员回来，因为诸多原因，我与各地的战友失联二十多年。但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尽管如今的我们相距千里万里，但只要打开手机，也能天

天相见，谈笑间，仍能找回沙场秋点兵时的朝气和激情。

人生就像一本书，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撰写着自己的故事，演绎着不同的章节。我时常对未满三岁的孙女说：“让爷爷多抱抱、多亲亲。等你大了，我就不能抱你了，也不能再亲你的小脸了。”往后余生，若能远离尘世的喧闹，居乡村一方雅室，静守一窗闲情雅致，饱蘸一笔年轻时的喜好，任飞扬的思绪在笔尖起舞，凭放飞的灵魂在唐诗宋词中畅游，让浪漫的情趣在琴棋书画诗酒茶间摆渡，把秋季活出春天的模样，岂不快哉！

## 纸短情长

■鲁斌

贤德是我的一个球友。出于尊重，大家都习惯在“贤德”二字后加上“哥”字。

大概是2007年前后，我开始痴迷打乒乓球，把本市的几位乒乓球高手都当成偶像，闲了总是找他们学习基本功。一次我去会场上练球，无意中与贤德哥切磋球技，才慢慢熟悉起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贤德哥算是本市业余圈有名的几个顶尖高手之一。这样算起来，我们认识有十三年左右了。

自开始打乒乓球以来，我认识的球友有几十个，男女老少、各行各业，水平有高有低，性格脾气也是千差万别。我打球的初衷

是为了锻炼身体，预防“三高”。从最初的锻炼身体、结交朋友，到提高球技、参加比赛、获得荣誉，我对球友的认识是纯粹的，不掺杂世俗的人际关系，球打得好才是硬道理。打了比赛以后，球友们往往约着聚餐会、聊聊天，以前我也是乐于参加的，时间长了发现有时有的聚餐变了味，纯粹是为了喝酒，慢慢地就不愿意去了。

印象中的贤德哥，黑黑瘦瘦的，脾气温和，为人友善，从没听说他跟谁发生过争执，爱喝酒的球友里也没有他，所以我们总是一块儿练球、一起参加比赛，每年的市直运动会或工会举办的乒乓球比赛中，我们总会有机会出现在参赛名单上。贤德哥发球

好，我们打比赛时，他的发球抢攻总是对付我的撒手锏，尤其是逆旋转发球，总让我招架不住。记得2019年的市直运动会上打团体赛时，我们队的对手就有贤德哥，比赛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比赛前我们约好了赛后一起喝酒。没想到，这个约定，竟成了不能实现的诺言！

去年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大家很久没有在一起打球了。后来，偶尔有一次与球友聚餐，突然听说贤德哥不在了，且已经有几个月了。我一下子蒙了，可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总有些意外让我们措手不及，总有些人的离开让我们猝不及防。愿逝者安息、生者安康！

## 生活写真

■王秀平

2018年，我和闺蜜兼同事浩到云南旅行，我俩被地导安排在温馨、干净的家庭式小旅馆里。晚上，我俩在房间面对面聊得正欢，浩手机响了，正眉飞色舞的她面对手机话筒声音一下子变得特别温柔。她和老公的电话粥整整煲了十多分钟，其间她一脸笑意，声音更是温柔。

“难怪你的家庭幸福美满，老公事业那么兴旺，原来是有你这么个贤内助。你得好好给我传授传授治家驭夫之道。”我开玩笑道。

提起治家，浩一脸自豪地说：“结婚二十多年，我俩从未红过脸，他负责挣钱养家，我负责打理家务。他主外，我主内。我觉得一个女人最大的成功，就是能让一家人和和美、健健康康……”

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些往事：单位派我们参加培训，明明她比我发挥得好，更适合上台演讲，最后她却放弃了；单位组织去三亚旅游，她以怕坐飞机为由没去；我劝她考驾照，她

## 智慧如她

说她胆子小不敢上车……

以前我一直觉得她目光短浅，认为她太不会把握机会，没有斗志没有争胜心，但那晚听了她的讲述，再联想到她温馨幸福的

家，忽然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智慧的女人——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

是的，无论居家型还是事业型，每个女人都该知道，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

## 编者絮语

一个女人，从出生，到长大，到老去，都要经历什么呢？青春期、恋爱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、育儿、发胖、变丑、衰老……没有哪个女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，无论是职场白骨精，还是全职主妇，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经历这样那样的无奈与悲凉，甚至

会经历冷漠的摧残和人性的拷问。

记得2018年秋天，作家周瑛璞来深讲学时曾谈到女性成长的困惑。话到动情处，她说，作为女人，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修炼和成长。女人身上要有光，要有冲破困难的力量，才能慢慢抵达远方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在我们身边，有许多自带光芒的女人，她们历经生活的磨难而不退缩，她们面对生活的困苦勇往直前，她们用女人的柔美和坚韧，为家庭、为子女、为父母抵挡住世界的坚硬，可能她们衣衫褴褛、步履蹒跚，相貌普通、身材臃肿，没有工作、生活艰难，但比起那些有人生捷径可走的女性来说，更值得尊敬和认同。